

惊，惊醒；蛰，动物冬眠，藏起来不吃不动。两字相连，即上天以雷鸣惊醒蛰居动物。

因为惊蛰时节特性，也就形成了一些与病虫害相关的习俗，如山西的惊蛰吃梨、山东的生火炉烙煎饼、广西的炒虫等。在我的家乡鄱阳区，惊蛰之日，乡人手持艾草，熏家四壁，用艾香驱鼠虫，驱病毒，驱霉运。据说，燃烧的艾草还可以驱除人类的邪恶之气。惊蛰日，当多备艾草，将病毒熏得无处藏身。在关中不少地方，过惊蛰要吃炒豆，将黄豆放入锅中爆炒，黄豆发出“噼啪噼啪”的声音，就如害虫、病毒在热锅中濒临死亡的蹦跳声。惊蛰之引申义，是借助神灵之力去对付蛇虫鼠蚁及世间阴险小人。广东、港台以及东南亚等地的祭白虎，“打小人”，是由惊蛰节气的寓意引申出的“除害”风俗。

在唐诗宋词里，一不留神就与“惊蛰”相逢。陶潜曰：“众蛰各潜藏，草木纵

横舒。”韦应物的《观田家》，则是在借节气抒怀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丁壮俱在野，场圃亦就理。归来景常晏，饥饮西涧水。饥劬不自苦，膏泽且为喜。仓禀无宿储，徭役犹未已。方慚不耕者，禄食出闾里。”这首田园诗，通过对农民终岁辛劳而不得温饱的具体描述，深刻揭示了当时赋税徭役的繁重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。自惊蛰之日起，农人身心不闲，被农活所累，却食不饱腹。能到自己的俸禄来自百姓，不觉心愧。能如此自责的古代官吏，确实不多。“一雷惊蛰始”，字面写节气，实则表述内心的震撼。“老去何堪节物催，放灯中夜忽奔雷。一声大震

## 翘首惊蛰

◇赵丰

龙蛇起，蚯蚓蛰也出来。”此四句为张元干的《甲戌正月十四日书所见来日惊蛰节》，雷鸣龙腾，精神抖擞；即使垂暮，也会在雷声中青春焕发。

在农人那里，惊蛰是一个始于春耕的日子。农谚说：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能歇。”有无雷声，对农人而言无所谓，只要顺应着这个节气进行农事就足够。传说，龙经冬眠，惊蛰之日会被惊雷震醒，昂首升天。古诗人甚至在中国文化的精髓里开掘惊蛰之意象，“今朝蛰户初开，一声雷唤苍龙起”（元·吴存，“待得春雷惊蛰起，其中应有葛陵龙”（金·元好问）。古诗人之所以渴盼神龙、苍龙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封建帝王无法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只

好寄希望于神龙和苍龙。在一定意义上，龙是百姓的精神图腾。童年的月夜，祖母对我说，雨水过了是惊蛰，等着听那雷声吧！好多个惊蛰日，我都在等候着春雷炸响的那个时刻。心急，便有点失态，沐浴更衣，虔诚敬香，翘首天空，却始终等不来春雷巨响，盼不来惊蛰雷声，有时会去看一场梅花，饮一杯清茶，静坐下来倾听自己困惑的心灵。我在渴望，春雷唤醒僵死的大地；我放纵身子，飞向那蔚蓝的天空，哪怕变成一只鸟。我多么想，惊雷贯穿我的身心，让我张开喉舌，说我想说的话，唱我想唱的歌。我在期冀，白鹭舒展翅膀，掠过山峦水畔，停泊在任性飞翔的春

光里。在无数个惊蛰的节气里，我走进空无一人的终南山，大声地喊，大声地笑，大声地哭，放纵我四季的积郁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如朱自清所言：“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世界里”。

几年来，我所看到的，唯有天地间繁衍生息的鸟兽和虫子，凭着大自然赋予的灵性，翻开惊蛰的诗篇，将融融春光带给人间。多么想化身为这样的鸟兽和虫儿，让我在春光里放飞自我。

陆游在《闻雷》里呼唤天地之更新：“雷动风行春蛰户，天开地辟转鸿钧。”惊雷，只需一声，我便欢喜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## 木棉花开春满怀

◇古德英

春意渐浓，寒潮过后，原本料峭的风，突然间有了丝丝暖意。城中不少地方的花开得灿烂，“出门俱是看花人”，诗意顿生。

一天傍晚，我沿着岗顶的一条小径走走，让心神驰骋。

周边行人少，只见成群结队的鸟儿从远处飞来，纷纷落入一棵叶丛浓密的榕树里。倏忽间，又有几只从叶丛中飞出，却并不飞远，而是用翼翅拍打着叶巅，不一会，又重入叶丛中。天色慢慢暗下来了，这是百鸟归巢的景象吧。围墙后面是一间中学，正值假期，此时空寂无声。小径兀自向前蜿蜒着，让人徒生安静。路边的草黄巴巴地伏在地上，在季

节替换之际，它们似乎还没收到春的消息。我有点意兴萧索，欲转身，抬眼处，哇！迎面一片艳红，一棵高大的木棉花挂满了红花，那花开得轰轰烈烈，红红火火，喷出了“火焰”，硕大的花朵像一团团火苗在枝头跳跃着，燃起了新的生命。这突如其来的绽放，似那腾空而起的火树银花定格在咫尺之间，好美！

“我在开花！”它们嚷嚷；“我在开花！”它们在笑。

瞧，这棵木棉树的叶子全然不存，躯干挺立，树枝和花朵富有生命力，热情奔放，红色的花朵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如丹霞，如火炬，这儿，那儿，燃烧着，绽放着，把春天点亮。

花儿还玩起空中接龙，上面一朵，下面一朵，左边一朵，右边一朵，接连向上，参差错落，点缀着树枝间的空隙，似天女持灯出绛纱。花朵酷似竖起的铃铛，花瓣嫣红色，弧线圆滑，柔嫩滋润。五片拥有强劲曲线的花瓣，包围一束绵密的黄色花蕊，收束于紧实的花托，非常迷人。

正当我陶醉间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朵碗大的花朵猛烈地跌落，掷地有声、干脆利落。只见树下的落英，花不褪色、不萎靡、不散乱，像长大后离开母亲时毅然决然的告别。花开花落间，木棉花已向世人展现了媚而不妖、艳而不俗的精神风貌。

木棉树以其壮硕虬劲的躯干，顶天立地的姿态，呈现出英雄般的风骨。树枝用力生长着，给人奋发向上及活力四射的动力。花朵壮观，攀枝怒放，朱赤橙红，如喷如倾，轰轰烈烈，在风中摇曳，在光中闪亮，独得喧嚣，那风骨，那热血，激荡着心灵。五星形的花瓣，紧紧簇拥着蕊的花瓣，让其充满了凝聚的象征意味。花开时火红热烈，无需绿叶衬托，花期一过决然落土，没有半点凋零的颓势。花朵入食还能清热解毒，给人温淳的关怀。

“浓须大面好英雄，壮气高冠何落落”，英姿勃发，难怪木棉花如此受人景仰。

“嘤”，不知从哪飞来一只小蜜蜂，伏在花朵上。“嘤嘤——嗡嗡”吟唱着：“却是南中春色别，满城都是木棉花。”

一城春花，我尤爱木棉。一棵木棉花，就是一树春天里绽放的火红与希望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“卖甜酒，糯米粉子。”窗外传来诱人的吆喝声，儿子直直地望着商贩远去的身影，闹起了小情绪。

儿子体重超标，我是有意控制他对甜品的贪念。母亲却悄悄地浸泡了糯米，溺爱的气氛在厨房里蔓延开来。傍晚，糯米已经浸泡了六个小时，母亲说可以去磨粉了。儿子欢欣雀跃，三人决定去村对面一户人家借石磨磨糯米粉。天很高很蓝，太阳隐现，一丝淡云慵懒地漂浮着，立春后的天气依然寒意逼人，悄然间，路边已有些许绿意探头，此刻的故土里，枯黄与勃发并存着。陪着家人，走在久违的乡间小路，去体验一次儿时最甜的美食制作，心情是愉悦的。儿子不会用扁担，母亲执意自己挑，我只好跟在后面，积洼处的雨水被踩得飞溅。

母亲虽然已经年近七旬，但身板硬朗，她挺直的背影，一头挑起沉甸甸的爱，一头挑起满满的回忆。

记忆里的石磨，是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合在一起而成，它们大小厚度差不多，在契合中劳作，在劳作中相互陪伴。父亲、母亲亦是如此，推磨时，母亲的右手协助父亲合力推磨，左手用勺子舀半勺带水的糯米，很有节奏地往石磨圆孔中塞，石磨在不停地转。推磨的过程很慢，慢到可以听到肚子饥饿的呼唤，当白色的米浆不停地从底磨的四周滴答落下，我听见了最美妙的声音，闻到了最清纯的奶香……

想着便走到了，一位老嬷嬷笑呵呵地把我们迎进庭院。在庭院的一个角落，结实的木架上搁置着一合石磨，上磨紧挨着底磨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夕阳下，老嬷嬷银灰色的头发在石磨上晃动，满脸的皱纹与石磨外的齿痕连成一片。我搬开石磨的上磨，用刷把磨刷洗，密密麻麻的齿形沟槽清晰可见，一个木质的磨把就杵在上磨的外边，滑溜溜的，上磨正中有一个圆孔，那是石磨旋转时注视推磨人辛勤劳作的眼睛，此刻它正默然地与儿子好奇的目光对视。上磨转一圈，母亲就往圆孔里放满一勺带水的糯米，石磨像个贪吃的娃，母亲喂一勺，上磨再转一圈，圆孔里就没有米粒的影子了，母亲不慌不忙地喂着，上磨在转动，与底磨的齿形壕沟在摩擦，声音低沉厚重，米浆从齿形沟槽里流泻、汇聚成涓涓细流，撒着欢，从磨台出口处争先恐后地涌向桶子里，跌落成香甜的涟漪，一圈一圈，徐徐荡开。母亲将磨好的米浆倒在一个布袋里，用绳子扎紧袋口，悬空横沥在两根木棍上，静置一夜。

次日早上，在我睡意朦胧中，厨房里已经传来母亲煎糖油粑粑的声音，不觉香气四溢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## 霜荷

◇许冬林

朋友画荷，画得更多的是夏荷。那些墨色夏荷，浓淡淡的叶，层层叠叠，高高低低，以群居的状态熙熙攘攘地存在，像一群少年春日里放学归来，一身的蓬蓬朝气。朋友的夏荷，是青春的，明媚的，带着些洒然与自得。

很少见到有人能把夏荷画出霜气的。

从前买过一本金农的画册，画册里有一幅荷叶图，一片荷叶，墨色冷寂，在一朵莲花之下，大如玉杯，仿佛里面盛了冷香，盛了一生的霜。那荷叶与荷花，还有最下方的一朵嫩荷，在米黄的纸上互相扶携，有一种拙感，一种滞涩感，一种黄昏感。我看了，心里凛然一惊，原来在盛夏的接天莲叶之间，还有那么一两片叶子暗暗起了霜。那是精神世界的霜。

大约，也只有金农，能把一枝青叶，画出故国故园的霜气。有人说金农的艺术是冷的，他是“砚水生冰墨半干，画梅须画晚来寒”，他是一生冷艳不爱春。

我常想，这样霜气的青荷，一定要在泛黄老宣纸的毛面去画吧，运笔不那么畅，一折一顿，恰似坎坷的人生，末了，还要用上欲说还休的几笔枯笔。这样的霜气，透着距离感，有节制、清醒的意思。

朋友说，他画了太多荷，可是很难画出金农荷的那种霜气。在省城某艺术馆的一个展厅里，我欣喜见到朋友有一幅荷与众不同。这幅荷里，难得见出一种霜气，一朵红色小蕾将开未开，而小蕾身下是一片荷叶拦腰折下身子，昔日圆盖似的叶面已经枯皱成锈蚀的铜钟——那是秋荷，墨里添加了一点赭石。借助赭石，在水墨画里揉入了一点西洋油画的技巧，秋荷的斑驳枯老，有种金属般的重量。

画出霜气，不只是靠墨墨色靠技法，还要有浩浩大半生的岁月作底子。

敬重霜气，那是直面和认领人世的空旷。生也有时，败也有时，尘世间的霜，懂得默然去品之味之，这是中年人的胆气。

在清寒的冬日清晨，出门远行，呵气成霜，天地飞白。一粒人影，小如尘芥，也大得可顶起一轮朝日。

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



## 人间碎碎念

◇徐慧芬

唉，这家店开了没几年，如果真关门了，我以后也不知道去寻哪家店买东西了，家门口几家小店也都关门了，再往远点我也跑不动呀。

“我现在的人都到网上购物了，我在店里也不大跑了，都是女儿在网上给我买东西。”老太对老伯说。“你好福气呀，可是我一个孤老头子这把年纪也弄不懂网上买东西呀……”我走远了，老伯的念叨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。

那天晚上我在公交车站等车回家，天冷，风刮得紧。站上有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响。“这个快递几天前已经到这儿了，究竟在哪儿弄没了，你们要帮我找一找啊，是不是投错人家了？不是说赔钱就断了，那是我千里外老家父母的心意呀，千万帮帮忙麻烦再找找看……”

边上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拉了拉父亲的衣角问，是什么东西没了呀？唉，是你爷奶奶寄给我们过年吃的东西！

我在旁搭了话，男子苦笑告诉我。他和太太都是新上海人，在这儿安家就业快十年了。前些年，每次春节都

要回老家与父母团聚过年的，这几年因为疫情没去，今年本来打算去的，可是女儿前段时间被支原体感染，发高烧肺炎咳嗽折腾了好长时间。

“我爸妈心疼孙女，主动跟我说，孩子身体不好，天冷回家路途长，车厢里空气也不太好，再犯上病就更麻烦了，所以让我们不要回老家过年了。我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想想老人的话也有道理。我这儿呢房子小，老人来了也不太好住，所以也没敢让二老到这儿来过年。

但是这两个老人啊，知道我们不回去过年了，就在家忙开了，杀鸡宰鹅腌鱼做香肠，准备了一箱子干货，前些天快递到我们这儿，竟弄丢了，唉，谁知道还找得到找不到……”男子说。

已经开春了。再冷的天也会过去。愿老伯念想的一家小店，春暖花开后仍能继续开张，生活便利是百姓的刚需啊！愿丢失的快递能失而复得回到这对新上海人手里，父母心亦是游子心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## 喜被

◇李木心

其实广东过冬根本不需要棉花被子，而且春季“回南天”棉花被子还容易吸潮，但是因为对棉花被子的依恋，我结婚时的被子都带到了广东。

以前老家沂蒙山区婚嫁，讲究“几铺几盖”。我出嫁时娘家陪送了双铺双盖，婆婆也做了双铺双盖，也就是说，有四床新被子和四床新褥子。婆婆做的被子我特喜欢，杭州丝绸被面，一床是桃红色被面上绣牡丹花，一床是墨绿色被面上绣龙凤图案，漂亮又喜庆。

这些铺盖都叫喜被，被角上用红线缝着一枚铜钱，把红枣、板栗和染成红色绿色的花生用红线穿起来，缝缀在被褥的四个角上，寓意早生贵子，“花生”之意即儿女双全。四铺四盖全铺陈在新床

上，红红绿绿的花生、大枣和板栗坠在床角，光铺盖就把喜庆的氛围感拉满了。

这几年很少回老家，前年秋天回去一趟，婆婆在院子里晾晒新采摘的棉花。她说种了两分地，自己种的棉花好，给孙子做新棉被，等他结婚用，盼着抱重孙子呢。去年初夏，婆婆突然患病离世，办完丧事，我收拾屋子，看着装在塑料袋里的新棉花，眼睛里又满是泪水。

婆婆当年做的喜被随我一路向南这么多年，棉絮早已变硬被我扔掉。去年秋天我买了两条新棉胎和两块洁白的老粗布被里，把那一红一绿俩被面又做成被子，丝绸依然光洁细腻，盖在身上服服帖帖，柔软温暖。它们仍然是我结婚时的喜被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给谁玩

◇小未

们小时候咋没这个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时候人脑子死板，而且哪有闲心弄这个。”

正说着，苏大哥他老伴儿秦大姐下来了，气喘吁吁地问道：“还玩儿呢！有完没完了！给孙子买的玩意儿，你倒玩儿上瘾啦！你给摆回家看孙子，还是买菜去？”苏大哥说：“也不知道是雪散，还是我手笨，这鸭子就是夹不好。老秦，你手巧，来试试。”苏大哥他老伴儿接过夹子，到雪堆上

夹着雪，说道：“这是个慢活儿，不能着急。一下子，就得夹够了雪，慢慢压实。雪散，你得给它个黏在一起的工夫。你看，这个雪鸭子就比你那些好看吧？”苏大哥赔笑点头：“是好看。你这鸭子还有嘴呢！”他老伴儿高兴起来，又去夹雪鸭子。

看着老两口子玩得亦乐乎，我暗暗地想，这玩意儿究竟是给谁玩的呢？

——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## 最甜的美食制作

◇罗海亮

“卖甜酒，糯米粉子。”窗外传来诱人的吆喝声，儿子直直地望着商贩远去的身影，闹起了小情绪。

儿子体重超标，我是有意控制他对甜品的贪念。母亲却悄悄地浸泡了糯米，溺爱的气氛在厨房里蔓延开来。傍晚，糯米已经浸泡了六个小时，母亲说可以去磨粉了。儿子欢欣雀跃，三人决定去村对面一户人家借石磨磨糯米粉。天很高很蓝，太阳隐现，一丝淡云慵懒地漂浮着，立春后的天气依然寒意逼人，悄然间，路边已有些许绿意探头，此刻的故土里，枯黄与勃发并存着。陪着家人，走在久违的乡间小路，去体验一次儿时最甜的美食制作，心情是愉悦的。儿子不会用扁担，母亲执意自己挑，我只好跟在后面，积洼处的雨水被踩得飞溅。

母亲虽然已经年近七旬，但身板硬朗，她挺直的背影，一头挑起沉甸甸的爱，一头挑起满满的回忆。

记忆里的石磨，是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合在一起而成，它们大小厚度差不多，在契合中劳作，在劳作中相互陪伴。父亲、母亲亦是如此，推磨时，母亲的右手协助父亲合力推磨，左手用勺子舀半勺带水的糯米，很有节奏地往石磨圆孔中塞，石磨在不停地转。推磨的过程很慢，慢到可以听到肚子饥饿的呼唤，当白色的米浆不停地从底磨的四周滴答落下，我听见了最美妙的声音，闻到了最清纯的奶香……

想着便走到了，一位老嬷嬷笑呵呵地把我们迎进庭院。在庭院的一个角落，结实的木架上搁置着一合石磨，上磨紧挨着底磨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夕阳下，老嬷嬷银灰色的头发在石磨上晃动，满脸的皱纹与石磨外的齿痕连成一片。我搬开石磨的上磨，用刷把磨刷洗，密密麻麻的齿形沟槽清晰可见，一个木质的磨把就杵在上磨的外边，滑溜溜的，上磨正中有一个圆孔，那是石磨旋转时注视推磨人辛勤劳作的眼睛，此刻它正默然地与儿子好奇的目光对视。上磨转一圈，母亲就往圆孔里放满一勺带水的糯米，石磨像个贪吃的娃，母亲喂一勺，上磨再转一圈，圆孔里就没有米粒的影子了，母亲不慌不忙地喂着，上磨在转动，与底磨的齿形壕沟在摩擦，声音低沉厚重，米浆从齿形沟槽里流泻、汇聚成涓涓细流，撒着欢，从磨台出口处争先恐后地涌向桶子里，跌落成香甜的涟漪，一圈一圈，徐徐荡开。母亲将磨好的米浆倒在一个布袋里，用绳子扎紧袋口，悬空横沥在两根木棍上，静置一夜。

次日早上，在我睡意朦胧中，厨房里已经传来母亲煎糖油粑粑的声音，不觉香气四溢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## 18/40/60规则

◇沈樵

退休后，空闲时间多了，我有了更多与老同事、老同学和老邻居相聚的机会，其乐融融。然而，这样的聚会中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，比如有些人会刻意打扮，过于追求别人的赞赏；有些人喜欢夸夸其谈，抢风头，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；还有些人总是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，刷存在感，担心别人忽视自己。他们常爱打探别人的隐私，对自己的事情却百般掩饰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老人常常见介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为了帮助别人摆脱这一困扰，丹尼尔·亚蒙提出了“18/40/60规则”。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、脑健康医生认为：当一个人18岁时，会觉得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；40岁时，不太介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；而到了60岁，会意识到其实没有人关心自己的私事。他建议我们停止介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专注于自己真正渴望的事物和对

自己真正重要的事物。那些介意别人对自己看法的人，往往患有社交恐惧症或对社交情境感到不适。他们常常觉得别人在评价自己的外貌、服饰、谈吐等。但实际上，每个人都是寄居在自己的皮囊里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见解中。我们不应该让别人的议论淹没自己内心的声音、想法和直觉。把自己的言行交给

他人的眼光去评判，这正是产生不安和怀疑的根源。老人一旦不再担心别人的看法，那些多虑、消沉、烦恼甚或抑郁的情绪很可能消失。

无论是18岁还是40岁，抑或60岁，人们只会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，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、生活理念和生活目标行事。正如马克·鲍尔莱因教授所说：“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99%的事情，对于别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。”因此，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在意他人的议论，因为他人根本无暇或不屑在意我们的事。即使他人说三道四，也任由他们去。我依然是我，快乐过好每一天！

最后，援引著名演员游本昌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：“山有山的高度，水有水的深度，没有必要攀比；风有风的自由，云有云的温柔，没有必要模仿。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，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，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，没有不被评说的事，没有不被猜疑的人，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做最真实的自己，依心而行，无愧今生。”

——摘自《讽刺与幽默》

